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卷之十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蔡其獸
南平余祖訓
侯官張文炅
漳浦蔡世遠

仝校

史學

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

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禨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

跖是也若孔子雖顔子之夭只說不幸短命死則知盜跖乃周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麤率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耶　史記亦疑當時不曾得删改脫槀高祖紀記迎太公處稱高祖此樣處甚多高帝未崩安得高祖之號漢書盡改之矣左傳只有一處云陳桓公有

寵於王　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麤且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乃是俗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　孔明治蜀不置立史官陳壽撿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晉書皆爲許敬宗胡寫人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此類甚多　史記功

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異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栗客顏師古謂其栗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疏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於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

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伐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卻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湣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卻是考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卻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他自做卻敗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

往不載御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御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御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叵耐劇孟不知溫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添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　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

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尙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太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尙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　問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樸者爲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德有好底有不好底德者得之於己才者能有所爲如溫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旣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德兼全謂之聖人則聖人一半是不好底溫公之言多說得偏謂之不是則不可　問溫公言聰察彊毅之謂才聰明恐只是才不是德曰溫公之言便

是有病堯舜皆曰聰明又曰欽明又曰文明豈可只謂之才如今人不聰明更將何者喚作德也　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强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强毅便是勇　問諸儒才德之說曰合下語自不同如說才難須是那有德底才高陽氏才子八人這須是有德而有才底若是將才對德說則如周公之才之美樣便有是才更要德這箇合下說得自不同又問智伯五賢曰如說射御足力之類也可謂之才　通鑑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議更法首便有斬敵首降敵兩條賞

謂後面方有此兩句比類之法其實秦人上戰功故以此二條爲更法之首溫公卻節去之只從後兩句比類之法遂使讀之者不見來歷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此類多矣

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只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又謂高祖平生立大功業過人只是不殺人溫公乃謂高祖殺四人甚

異事見考異其後一處所在又卻載四人又不信劇孟事意謂劇孟何以為輕重然又載周休其人極無行自請於吳去呼召得數萬人助吳如子房劇孟皆溫公好惡所在然著其事而立論以明之可也豈可以有無其事為褒貶溫公此樣處議論極純因論章惇言溫公義理不透曰溫公大處占得多章小點何足以知大處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亂　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

今在肚裏了　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講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蓍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　或謂史贊唐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於功德兼隆則傷夫自古未之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贊其功德之美無貶他意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不明故言功德者如此分別以聖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　范唐鑑首一段專是論太宗本原然亦未盡太宗後來做處儘好只爲本領不是與三代便別問歐陽以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贊之無乃太過曰只爲歐公一輩人尋常亦不曾理會本領處故具言如此　子由古史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辨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

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遜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己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遂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嫌於遜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

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爲逆
假然苟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
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是以其言反
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
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
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
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
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和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
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恥則
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

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悞矣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

揚雄荀或二事

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

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謚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見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丘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

矣　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僞云我亦知得有此意思不好

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掩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

省貧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纂其職秩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黄帝以來至獲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梃天下之筆乎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張子曰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問書頡作字亦非細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字被蘇黃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

是字　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問明道先生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怱怱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

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科舉之學

程子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

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兩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兩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龜山楊氏曰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右人行己

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旣得官矣又以倖求榮達此何義哉

朱子曰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卻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到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己也聖人敎人只是爲己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好說義他也

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
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
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
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卻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卻全背
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
想不爲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
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卻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
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
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
取功名卻未必不得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

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　舉業亦不害為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纔以得失為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有人

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問許叔重太貪作科舉文字曰既是家貧親老未免應舉亦當好與他做舉業舉業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橫貿中御害道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

北溪陳氏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

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眞實舉子

雙峯饒氏曰義理與舉業初無相妨若一日之閒上半日將經傳討論義理下半日理會舉業亦何不可況舉業之文未有不自義理中出者若講明得義理通透則識見高人行文條暢舉業當從精若不通義理則識見凡下議論淺近言語鄙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覺何緣做得好舉業雖沒世窮年從事於此亦無益也

薛文清曰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寘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爲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爲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爲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敎人乎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邀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羅整菴曰科舉取士惟尚詞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嚚鄙薄傷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修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哉

論詩

問詩可學否程子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閒言語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

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汎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　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攄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陶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渾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

亦自有渾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奔去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

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
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
心裏鬧如何見得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詞
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君子兮未敢
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
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

西山眞氏曰古者雅頌陳於朝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
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明賢侯
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懔焉爲之弗[illegible]

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

薛文清曰凡詩文出於眞情則工昔人所謂出於肺腑者是也如三百篇楚詞武侯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陶靖節詩韓文公祭兄子文歐陽公瀧岡阡表皆所謂出於肺腑者也故凡詩文皆以眞情爲主　許魯齋世閒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胡敬齋曰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

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懊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又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論文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

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翦裁爲之者或有綵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入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

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龜山楊氏曰凡作文要只說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

字眞是奇偉豈易及也、　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逞快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匡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仔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並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疏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荀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

道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做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熹祐以前詔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

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嘗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

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

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議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

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較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

曾爲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詼嘲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議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敎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

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

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語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欲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

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棊一局與一老人爲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如此說倘不妨你平日自視爲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卻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爲文卻因學文

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倚道理做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　南豐作鄧州宜黃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

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

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爲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規矩不然蕩將去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衮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衮做將去

魯齋許氏曰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實理者亦少世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宋文章多有之讀者直須明著眼目讀魏晉唐以來諸人文字其放曠不羈誠可喜身心鄙將便得快活但須思慮究竟如何果能終身爲樂乎累能不墮先業而澤及子孫乎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涉人力挽之不能迴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

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薛文清曰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班布草木之花葉紋絲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歷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燦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燦者無往而非文豈特見於文詞言語然後謂

之文哉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期人

羅整庵曰文貴實詩書之文無非實者易彖象之辭特奇然皆實理無一字無著落故曰易奇而法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正誼書局栞刻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桂林彌臣覆校
閩縣鄭俞禹圻分校
閩縣梁庚韶舜卿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九終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閩縣林中桂　福清翁葉峻　古田施松齡　侯官方　矩　仝校

程子四箴有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治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一作爲）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子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南軒主一箴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弗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眞西山勿齋箴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不仁人之不仁曰爲

物役耳蕩於聲目眩於色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縱天理晦冥於焉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由匪禮勿徇曰禮伊何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機牙既斡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馳孰範其驅維轡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翼兢兢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霆鈞颷馳孰敢干命眾形役之統於心官外止勿流內守愈安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醞化醖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思誠齋箴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邈不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埽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旣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夜氣箴

予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乃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暾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礪常懔懔而瘝恫

陳茂卿夙興夜寐箴

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

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思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詩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薛文清謹言箴

誦謹言之訓習謹言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且或復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飾虛詞尚循故態者

當指正於蒼天

愼行箴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曰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於肆安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崇廣馳騖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欽聖謨而非禮勿動

懲忿箴

在損著象懲忿有敎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焫德既有乖生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怒我心本自湛如云胡震撼朋

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摧其暴戒思其害准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薅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忿或當然因感而應應已而休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求

改過箴

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纖失曷從降自衆人人有外駭自心及身靡過不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爲先如思之邪如事之失旣燭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藐予小子仰賴先業氣質愚庸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剛頻復厲矣徒發

赧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法大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替終始

存理箴

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謂之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端秩然貌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物直溫重恭乂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衆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誠有敬明炳其眞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

持敬箴

一刻之謹心在理存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羣迷敬爲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心專其念而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莊而不失於怠墮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爲宗慨彼前修年代云往豈無瑤琴寶匣經彎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日爲

學徒侈華博究厥本眞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心靡收念彼寸膠濁流可碧顚末旣陳期守勿失

愼微箴

眇忽之間其動日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嬴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虧

大理箴

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

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
仁柔義過不率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
虞臯職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
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協
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屬而居而官
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情欲勿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
於茲靡平雖屬數紀寃官齎痛飲毒驚火銷膏聲亦已述
邈哉千載乃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
冤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逃識
敬勗我人

程子顏樂亭銘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湮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張子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於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楊龜山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呂藍田克己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

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
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
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
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
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
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朱子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敢有失墜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
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於牆於羹仲尼子弓內順

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驅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緜不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伊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則

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慎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惟義惟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

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靈執玉奉盈須臾顚沛
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志道齋銘

日趨而抱者孰饑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齋銘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
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齋銘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齋銘

禮云樂云射御書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蒙齋銘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不具維象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其敢遑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一源驗之義經厥旨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之初厥流涓涓其生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淵渟所鍾維靜而正出乃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是以君子法取於斯維義

所在必勇於為維行有本緊德焉出是滋是培其本乃立靜而養源澂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二致游博淵泉其用弗匱於惟簡肅宜有此孫揭名齋扉目擊道存養正於蒙奚必童稚終身由之作聖之地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貫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懔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汩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力至哉義乎萬事

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詔丹書有訓兩面以陳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萌闒焉沈昏欲心之熾蕩乎狂奔惟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於坤一念小差賦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張南軒克齋銘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噫鮮能久滅其云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治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

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昏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皦日物格知至萬理可窮請事克治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我其平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蔽勿流我言我動是出是由涵濡游泳不競不絿允蹈彝則靡息厥修逮夫既克曰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其惟顏氏於穆聖學具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事克治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敬齋銘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

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過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難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無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

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
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强悪靡訛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
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尚克
念之

主一齋銘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
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
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
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薛文清悅心齋銘

人孰無心心孰無悅悅匪其正爲心蟊賊大哉孟氏儒林之綱悅心著訓式炳以彰其悅伊何曰理曰義理則在物義則制事二者匪人實降自天得之而悅天乃斯全卓卓沈君齋居云作扁曰悅心惟孟之學豈無肥旨祇飽以酣弗專弗從道猷是耽齋既作止銘亦書止日居月諸勿替終始

勿欺齋銘

動而未形此心之幾幾有善惡人莫吾知吾獨知矣其將何爲賢有明訓而曰勿欺蓋欺之爲義不專所持雖曰好善若有所疑雖曰去惡若有所靡謂之勿者庸以禁止於

斯故知善可好如嗜甘肥知惡可去如厭糟醨果專專於是道復念念而無違則耿耿之善端可以擴之於天地之涯美哉張君令德是頤勿欺名齋顧以自規庶幾匪懈賢可士希

惜陰齋銘

大化茫茫斯物斯億人為物靈所貴者德德原於天心會其極其精密微其用周悉云胡氣拘所得者失顧茲百年曾不瞬息弗亟循之將遂迷溺所以往哲是景是惜惜之惟何明誠致力明則道通誠則道立從事二者遑遑汲汲朝復一朝日復一日靡間毫髮靡懈頃刻於茲卷舒於茲

語默憶彼前修瞻望靡及有卓君子希慕執則爰作齋居
爰圖進益古訓是名古法是式由學而仕勤勵夕惕豈曰
道悠由近可即豈曰山高由下可陟敢贊一言以勖無斁

恆齋銘

有海之瀕有岱之麓挺生儀公質負魁篤公始知學旦夕
孳孳顧此彝德思厥保持乃博其方乃要其統雷風法義
有恆師孔恆者伊何悠久常然立心行己篤此一言遂揭
齋楣出入是覩若鑒神明若臨師父爰自筮仕屢擢屢陞
官有內外齋無二名夷考厥迹昭哉歷歷持鐸敎尊剖符
民輯溥彼甸宣江漢是式允於出納喉舌是職晚亞南宮

朝推耆碩啓沃經筵忠忱彌積載承恩詔懸車故鄉乘化
消息孰不榮光緊公之賢惟恆之幹夷險一德終始靡倦
公雖逝矣名永長存風流奕世子子孫孫孝思維則安則
安倣匪曰高山恆齋是仰

存誠齋銘

惟天地萬物實理爲之樞機本厥一源諒無不齊自稟賦
之雜揉紛慮偽之交馳爰有元聖乃曰無爲斯太極之全
體兼動靜而靡違降聖而賢必由休持視聽言動敬以主
之羣邪退伏誠斯不虧溫溫李生往哲是希爰居爰處左
箴右規弦韋是服絲桐是揮沈酣古訓詠歌古詩斯須勤

作靡敢怠墮窒慾止水如防如隄庶邪妄之可閑冀存誠之在茲美厥志之名齋述法言以勵之

胡敬齋進學齋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

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衣冠銘

儒衣與儒冠儒言與儒行四者皆具全表裏斯相稱瞻視欲其尊顏色欲其整心肅容必莊外嚴中自正內外交相養其德自然盛非僻既無干神舍常虛靜聖人制作功皆以體吾敬文質貴得中勿使偏相勝作此衣冠銘爲我中心警

書櫥銘

聖賢遺訓萬世法程讀之貴熟思之貴精體之貴切行之貴誠未獎勿已永鑒斯銘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弼臣覆校
侯官陳　鏵幼吉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齊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二十終